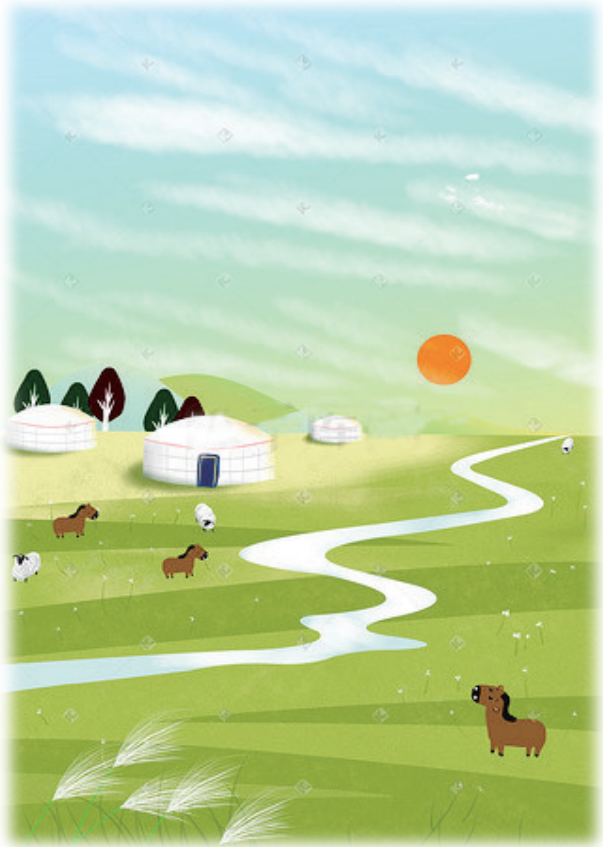


没有年纪的小河

鲍尔吉·原野



人的记忆宛如一个湖，湖水澄明，空无一物，水下面却有水中世界的一切，丰富庞杂。

我舅舅昭日格图的房子旁有一条小河。小时候，我去他家三天之后才发现这条河。他的土房子由草泥垒成。一锹挖下去，方块的草泥就成了垒房的坯。泥里夹杂半尺长的草根，像葱根一样雪白密集。他们把在河边挖的草泥搬到木制的牛车上，草泥上还长着两三寸高的青草，像方头方脑的绿头发。泥坯沉重、坚固，里面有草根交织，永远不会松散。牧民把草泥拉回来，选好一个地方垒房子。阳光照在他们黑红的胳膊上，胳膊薄薄的皮里有肉瓜灵活地窜动，像煮熟的牛小腿的腱子肉。他们七上八下搬运胶皮似的草泥垒墙，有人站墙上拎着鹅卵石的坠吊线。肉瓜们忙碌半天时间，垒成房框子。牧民们砍几棵杨树架在房框上当梁，梁上铺红柳的苦芭，糊上泥，房子就盖好了。垒墙时我希望看到把长草的一面朝外。他们却不这样办，草面朝上。房子矗起后，泥块上带着铁锹的挖痕，那是钢铁切开泥土留下的光滑痕迹，比用泥抹子抹得紧实。泥块与泥块之间露出一层青草，像绿油漆在黑泥上画的粗线。

说这个，是因为我最近又回到那里——巴林右旗白音尔登苏木。我舅舅搬到了城里住，乡下还有草场。那间土房子还没有坍，它像老人一样个头矮了一些，不知是前墙矮了还是后墙矮了。土房子上画绿格子的青草早没了，不是枯黄，是没了，我离开那里已经40多年了。房子拆掉了窗户，露出黑洞，屋里装工具。它成了一幅黑白照片，衬着灰绿的草原、紫红色的摩托车和似转非转的风力发电机的乳白色风扇。然而房后的小河还在那里，哪儿也没去，没褪色成为黑白照片。

小时候，我和我姐姐塔娜到达白音尔登是一个上午，大舅昭日格图和过继给别人家的二舅江格尔正在旧房子边上，搭建刚才说的新房子。江格尔驾驭着全村唯一的胶皮轱辘马车，他时刻用手摩挲竹枝鞭杆上的皮鞭红缨。红缨比玉米穗子更红，像适合松鼠穿的短裙子。新房子还没垒，他们用手指在空气里比画，像瘸子那样拖着一条腿在草地上画线，这都是造屋所需要的动作。旧房子后面有齐腰高的柳条，我们不知道它是河边才长的柳条。我们喜

欢从旧屋子水缸旁边一口气跑到对面的沙丘顶上，大概100米。地势升高，草的绿毯子铺到沙丘前不够用了，露出沙丘的白色肩膀。在沙丘顶上，我们闭紧眼睛，团身往下滚。本想滚回旧房子的水缸边上，睁眼看，房子还在远处，像牛皮纸糊的盒子。

塔娜，我，还有昭日格图舅舅的女儿查干叁丹、宝若叁丹一起玩捉迷藏。宝若叁丹穿一件绿绸子小褂，短襟在风里飘，跑到哪里都会被人找到。查干叁丹故意让她趴在鲜红的窝瓜或金黄的玉米堆边上。宝若叁丹三岁，黑的像个烙铁。我们藏来藏去，藏遍了所有可以藏身的地方——鸡窝后面、羊圈里、筐里、红躺柜底下，盖单子躺被垛上面假装是叠好的被子。塔娜在房后的柳条里发出尖叫——啊！我们以为塔娜被狼叼走了，跑过去看，塔娜掉进小河水里，拎着白底红花的裙摆，一边咽眼泪一边笑。草原上的柳条当中竟然藏着一条河，它满足于自己的小与安静，悄无声息地流淌。

我敬佩塔娜，是她发现了这条河。她的凉鞋陷进泥里，回头找出来，用拎凉鞋的手擦眼泪，吓着了。查干叁丹和宝若叁丹也向塔娜放射敬佩目光，塔娜藏猫猫还敢藏在河里，厉害。这条河一米宽，半尺深，河底的淤泥刚刚吞没脚脖子。河水澄清后，露出与这条河相配的火柴棍式的小鱼。河水好像没流，但草在水里倒向一边，如风中的长发。小河两岸（一米宽的河也有岸）的红柳条在风中交集，挡住河的身影，天上的云彩在柳叶的缝隙里露出窟窿的白，成了棉花套子。我们摘下野花丢进河里，看它们漂多远。塔娜捉到一条鱼，像馅饼一样扁圆。鱼被塔娜捧着，尾巴轻轻拍打她的手心。昭日格图舅舅说，这个河呢，下了雨，水这么多。不下雨，水也这么多。

多年之后，我又见到了这条河，它一点都没老。河还是一米多宽，红柳条在风中交集，河里窜动火柴棍式的土色的小鱼，草在水里漂向西边，河不会老吗？河流原来没有年纪。昭日格图舅舅比他父亲当年还要老，哮喘病让他浑身上下都发出“滋滋”声。当年他一身肉瓜，手持套马杆和烈马撕拼，像鹰一般。我觉得这条小河的记忆储存在我的大脑深处一个冰冻的罐子里，见到小河，记忆的罐子解冻化成水。这只是一条河的记忆，不知有多少往事在脑子里还没有解冻，冻就冻着吧。

黄昏的消失

韩浩月

你眼中的黄昏是什么样的？

如果有人这么问我，我会一时语塞，因为我已许久没有感受过黄昏了。上一次待在黄昏里，还是两年前的深山中，看见夕阳坠入山谷，干枯的树枝划伤了晚霞，暮色在那一刻有了温度与气味，人与时辰有了确切的联系，时间恢复了它本真的样貌，如沙海缓慢移动。那是我记忆里最新鲜的黄昏画面。

黄昏曾经是漫长的。无论李白还是杜甫，苏轼还是李清照，他们写到的黄昏，都如剪不断的长绸，在历史的长河里浮动。是啊，当你把诗人的名字与黄昏联系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的背影便平添了一份惆怅，你能看到他们孤独地站在黄昏的边缘，以渺小的身影面对黄昏的庞大。你会忍不住想到，黄昏或是一天当中人最容易感觉到被淹没的时候，谁能在黄昏的时候不感到孤独，这一天大概率就不会孤独了。

现代人眼里的黄昏是非常短暂的，短暂到像不存在一样。写字楼里的人是感受不到黄昏的，办公室里雪亮的节能灯一直制造着人在正午的假象。钢筋混凝土建筑里面有了专属于自己的时间，和外面自然界的时间无关。当暮色袭城的时候，涌动的车流与不断响起的喇叭声，在催促着时间赶路。黄昏在城市中被加速了，夜晚提前赶到。黄昏被高楼大厦的霓虹灯分割成碎片，沿着街角、路边迅速流泻，无声无息地不知流淌到何处。

我在城市里生活了二十多年，能够确切感觉到黄昏存在的次数屈指可数。黄昏时分，人们要么坐地铁于城市地下穿行，要么坐酒馆里与朋友推杯换盏。很少有人提议说：“黄昏来了，我们去看看吧。”记得多年前的一天，我下班走过天桥时，看见了双向六车道的道路尽头，黄昏正在大面积撤退——夕阳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西山降落，暮色不是从四面八方笼罩过来，而是向东南西北消散开去。我呆立在天桥上目睹这一盛景，心里想到，此刻这城市的千万人中，或许只有我沉浸于黄昏。这个念头产生之后，时间仿佛被摁了慢速键，黄昏恢复了它的“幕布”本色，变得厚重、庄严、沉稳。这是我一个人与黄昏的对望，大有我不走它也将为我停留的意味，当然最终还是我妥协了。我走下天桥旋梯，回头再望时，已是夜色浓稠。

我在乡村见识过黄昏的本来样貌，只是遗忘使得我没法再准确描述出它的特征。但乡村黄昏所带来的情绪感染，仍然驻扎在身体的某个角落，仿佛成为我体温的一部分。每到戌时，黄昏就会从我身体中溢出，尝试与外界的时光寻求链接。住在我身体里的黄昏，是项羽自刎前那几个傍晚所听到的歌声，是唐僧斥责孙悟空后妖魔鬼怪闻风而动的紧张感，是《聊斋志异》里书生推开残庙之门尘土味道扑面而来的气味……历史与文学中的黄昏对于我精神与灵魂的塑造，要胜过自然界的黄昏。每每想到这些，这别样的黄昏记忆就会蔓延开来。可以说，黄昏时分，是我一天当中最为恍惚的时候。

乐观豁达的欧阳修以一句“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”，单枪匹马般勇敢地表达出对黄昏的乐观主义与浪漫主义态度。他的这句诗词九百余年来以其独特的光亮与温存，调高着黄昏的亮度与暖意，相信这句诗词也会驻扎在许多人的身体里，使人于黄昏时想起惦念与怀恋的人。

黄昏的消失，可以是自然层面与物理意义上的，也可以是情感层面与个体感受上的，如果缺乏对黄昏的感知与体会，人的时间也会缺失一大块。如果你忘记了与黄昏共处的感觉，就有必要补上这一课——就在今天，当黄昏来临前，去找一座天桥，多花费一点儿时间，感受一下黄昏的长度、宽度与厚度吧。



图片来源于网络